

## 十一． 其兴也勃焉，其亡也忽焉

改革开放三十多年，到了习近平的时候。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，举世瞩目，但是贪污腐败，却也是到了万民侧目，民怨鼎沸的地步。贪污腐败，严重地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，动摇了共党政权的民意基础。反腐倡廉，势在必行。如果当时向西方学习，引进民主的政治制度，从根本上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。对中国，是一个跳出黄炎培所说的其兴也勃焉，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的好机会，但是对共产党，那是一条自取灭亡的路，国民党在台湾，就是前车之鉴。习近平要为共产党续命，就只有用专制独裁来反腐败。于是他就把中国和共产党，带回到了个人独裁的老路上，和西方民主世界，渐行渐远。

中国从辛亥革命到现在，一百一十余年，中间有过两次成规模的启蒙性质的思想运动，一次是 1919 年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，一次是 1989 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前的思想解放运动。这两次思想运动，都是功利驱动式的宣传，对西方的民主政治，望文生义，用口号诱导民众。你问中国为什么要民主，五四前的那一拨，说列强虎视眈眈，中国再不请德先生，赛先生来，就要亡国灭种了。六四前的那一拨，说西方民主国家，科学昌明，经济繁荣，而我们到现在连饭都吃不饱，必须向西方学民主。那现在的中国政府就要问你了，我们没有搞西式民主，三权分立那一套，短短几十年，在共产党领导下，繁荣富强，国民总产值世界第二。到底是我们要向美国学，还是全世界都要向中国学？

讨论这个问题，我们不能预设立场，说自由民主好，是普世价值，是文明正义，专制独裁不好，是野蛮邪恶。那样就是贴标签吵架，不是讨论问题了。自由民主和独裁专制的社会制度，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和才能最杰出的人们的创造。用一种制度的道德价值观念去评判另一种制度，没有意义，也不客观。这两种政治制度，有过你死我活的争斗，有过长期共存的和平竞争。胜也好败也罢，用贴标签的方式，说胜利者是正义的代表，失败者是邪恶的化身，没有说服力。希特勒是邪恶的化身。杜鲁门呢？想想广岛，长崎的那两颗原子弹吧，几十万条鲜活的生命，一瞬间灰飞烟灭。这就是他代表的文明正义？

不过我们也不能强词夺理，把专制独裁，说成是自由民主的另一种形式，是全过程民主。美国是民主制度，中国现在不是。这个不应该搞混了。什么是民主制度呢？民主，是 democracy 这个英文词的中文翻译。democracy 这个词的本意，是投票决定。一个群体，一个社会，很多事情做起来，结果一定是对一部分人有利，对另一部分人不利，对一部分人无利无不利。做还是不做，大家投票决定，这是民主这个词的原意。在民主社会里，一个普通人，做不了群体的主人，做不了社会的主人，只能做自己手上这一票的主人。所以看到民主这个词，你想到的，不应该是人民作主这样的没有具体内容的废话，而是你手上的那一票。看一个社会是不是民主社会，其实很简单。一种社会制度，能够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，真心的都很在乎自己手上的这一票，把投票看作是自己作为社会成员的近乎是神圣的权利，这个社会就是民主社会。不然就不是。我刚到美国的时候，看过一部蛮有名的老电影，说是单身的美国总统谈恋爱，和女朋友吵了一架，过后，说你不至于为这事要和我分手吧？那女的说，比分手要严重，下次大选，我的票不投给你了。这部电影，片名是 American President, 美国总统。还有一部电影，片名是 Independence Day, 独立日。故事中外星人入侵，一位脱衣舞女郎救了受伤的第一夫人，好一阵子，装不知道她救的是谁，最后才说我早知道你是第一夫人，但是没好意思说，因为上次大选，我的票没投给你老公。刚看的时候，以为这是些搞笑的场景。后来在美国生活年头多了，才明白了那真不是搞笑。每次大选，电视上访问选民，问你决定选谁了没？很多人都回答还没有拿定主意，还在做比较，那叫一个认真。中国人不是这样的，所以中国现在，不是民主国家。美国的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是什么样子，我们前面在第七，第八节里讨论过不少。民主制度和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，不能说有客观上的正义邪恶之分，但是从根本上是不一样的两种制度。

对一个命题，同意的和不同意的想沟通，就要讨论了。但是因为每个人的出发点不同，往往说不到一起去。所以遇到一个和你观点不同的人，要想沟通，做有意义的讨论，恐怕要换一种思维方式。用什么方式呢？换位思维的方式。就是说你先要把自己的观点放下来，不要光想着自己有道理，而是要去想别人的道理。不是去想别人的道理为什么是错的，

而是去想别人的道理为什么有可能是对的。这样想完了，说不定不用讨论，就知道自己错了，至少，这样也可以对别人的观点，多几分理解同情，再讨论，就不会过于偏执。换位思维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其实是蛮难的。但是不同的观念要沟通，至少有一方，必须做，不然就是鸡同鸭讲，不是讨论，是吵架了。我认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要长久，是要学西方民主的。所以用换位思维，我们先来列一列中国不是非要学美国的理由。

第一条理由，就是中国在过去四十年内，改革开放，经济发展的成就巨大。从一个经济落后，人民生活普遍贫穷的农业国，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。进步之快，成就之大，举世瞩目。中国国力的空前提升，人民生活水平的极大的提高，超出了所有地球人的想象预期。必须强调的是，从贫穷到富裕，从弱小到强大，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，是在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，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。跟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，没有一毛钱的关系。

第二条，世界上向美国学，搞民主政治的国家，多了去了。就拿印度做例子，民主是民主了，国家就不穷了？印度的经济发展，过去几十年，跟中国能比吗？自然条件不比中国差，人也少不了多少，它怎么没成为世界工厂？事实就是，搞民主的，不搞民主的，都有搞得好的，也有搞得差的。事在人为，还真不能一概而论。

第三条。你说中国要更上一层楼，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。对不对，我们可以慢慢讨论。但是，讨论的双方必须平等，谁也不能居高临下。比方说，你如果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，是因为中共近十年，打击异见人士，严格管控言论，把大家的脑袋洗白了，你就是说我有严重的认知缺陷，我们就没有必要往下谈了。中国有没有不好，当然有，共产党有没有干坏事，还真干了不少。但是，现在大多数的中国人拥护共产党，拥护中国政府，是真诚的，是发至内心的，是因为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，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完成的，大家从中都得到了巨大的现实利益。在海外，骂中国政府调门最高的，一个是法轮功，一个是海外民运。中国不要共产党领导，要让李洪志来领导？让那一帮子内斗不

休的民运人士来领导？要我说这些人根本不是为中国好，是看不得中国好，唯恐天下不乱。

第四条，现在中国强大了，强大到了对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形成了威胁，所以美国人就要全面打压中国了。经济上，是打贸易战，地缘上，打南海牌，打台湾牌，政治上，骂中国不民主，弄了一堆的普世价值来指责中国。它定规矩，要我们守。你美国说中国政府在新疆搞种族灭绝，政治经济制裁一起上。那沙特阿拉伯把纽约时报的记者活活的肢解分尸，美国怎么就不制裁？中国如果现在跟美国学，搞民主制度，是把中国搞得更好，还是上美国人的当，搞乱了，真不好说。

肯定有很多人会说，中国不是非要学美国的理由，远不止这几条，而且这里我说的每一条，说得都远不到位。这就要请你们谅解了。换位思考做起来实在是不容易，这些年我在美国，生活在自由民主的社会体制中，对专制独裁的政治制度，有本能的反感，能列出这些，而且真心实意地同意这几条有道理，已经是我的理性的极限了。

现在来讲中国要继续繁荣富强，必须要引进西方民主制度的理由，就一条。我们从毛泽东和黄炎培的窑洞对话开始。1945年七月黄炎培访问延安，回到重庆后发表了当时颇具影响力的延安归来，其中有这样的一段，黄炎培说，

有一回，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，我答：

“我生 60 多年，耳闻的不说，亲眼所见到的，真所谓‘其兴也勃焉，其亡也忽焉’，一人，一家，一团体，一地方，乃至一国，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。大凡初时聚精会神，没有一事不用心，没有一人不卖力，也许那时艰难困苦，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。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，精神也渐渐放下了。有因为历时长久，自然地惰性发作，由少数演为多数，到风气养成，虽有大力，无法扭转，并且无法补救。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，它的扩大，有的出于自然发展，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，强求发展，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，艰于应付的时候，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，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。一部历史，‘政怠宦成’的也有，‘人亡政息’的也有，‘求荣反辱’的也有，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。中共

诸君从过去到现在，我略略了解得了。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，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。”

毛泽东回答：“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，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，这条新路，就是民主。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，政府才不敢松懈；只有人人起来负责，才不会‘人亡政息’。”

我想这话是对的。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，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。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，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，才能使地地得人，人人得事。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律，怕是有效的。

毛泽东要民主，他就这么一说，你就这么一听。秦始皇讲民主，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能理解到民主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，政府才不敢松懈，已经很是为难他了。他的回答，不过是借黄的这一问，用民主这个新潮的词，来攻击一下当时的民国政府。黄炎培呢，是真不知道一个国家，一个群体，要怎样才能跳出这个其兴也勃焉，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。一个是不知道民主是何物的人在说要民主，另一个是不明就里不懂装懂的人在附和。说要民主，那是赶时髦。

这个其兴也勃焉，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，黄炎培说他是从自己六十多年的人生经历里边，总结出来的。为什么有这个周期律，为什么没有人能够跳得出这个周期律，原因我们其实在第三节的最后一段，已经讲过了，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，是旧文明的金字塔式的社会组织形态的一种。在这种组织形态中，劳心者阶层对公权力的滥用，社会高层的你死我活的权斗，日积月累，最终会导致社会组织架构的崩塌。小到黄炎培看到的各种群体，大到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的周期性的更迭，都是如此。

这世界上唯一能够让一个社会跳出这个周期律的，只有欧美的民主政治制度。民主政治的动因，是要从制度上入手，铲除公权力被滥用的土壤。这一点，我们在第七节里已经讲过了。民主社会，腐败不会没有，不过有也是个案，成不了气候。然而，民主这条路，对毛泽东，对共产党政权，是死路，刚建国时的共产党，没有人会同意走这条路。到了八十年代，胡耀邦，赵紫阳，试过要走，被中共的元老集团拦住了。后面的江泽民，胡锦涛，正赶上其兴也勃焉这一段，也不会走让共产党灭亡的路。到了习近平，走到了十字路口上，要么集权反腐，要么走欧美民主的路。

以他的经历背景，可能连欧美民主是什么都弄不明白，自然就走上了专制反腐的路。

经济上的腐败，可以用权力去反，遇到强有力的独裁者，有可能会取得一定层度上的成功。但是如果接下来独裁者滥用权力，谁去反？十年前习近平刚执政的时候，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当然是经济腐败，已经到了黄炎培说的风气养成，虽有大力，无法扭转，并且无法补救的地步。很多人说习近平是借反腐集权，其实不然。没有权力，你让他拿什么去反腐败，拿什么去救共产党？王岐山帮他集权，本意应该也是帮他救共产党。他用个人独裁去反贪污，做成了，几年的功夫，万民拥戴。但是，一个人一旦走上了个人独裁的路，那就是骑在虎背上了。无底线的权斗，处在其中的人，身不由己，形势比人强。要么跟着形势走，见招拆招，要么是死无葬身之地。独裁者，在大众面前，必须是事事皆通，才能超凡的伟光正，高大全。所以无论经济受到怎样的伤害，封城的清零防疫政策不能改。无论乌俄战争结果如何，联俄反美的决策也不能变。还有，要在大众面前成为伟光正，高大全，就必须严格管控言论。悠悠众口，可怕如洪水猛兽。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。每一个独裁者都是如此，没有例外。腐败是没有约束的公权力的同意词，绝对的权力是绝对的腐败。用个人独裁来反腐败，是治标不治本，饮鸩止渴。独裁反腐，越反越腐。

权力，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，也是最可怕的东西。最好，是因为拥有它的人，是环境的主宰。最可怕，是因为权力比任何毒品都更能腐蚀人心。拥有权力的人，不知不觉中，心智都会被权力控制，彻底失去人性中的善，成为权力的奴隶，成为蔑视摧残世人的怪物。九十年代，美国有一部系列电影，Lord of the Rings，指环王三部曲。指环，是这三部影片里最重要的道具，是绝对权力的化身。在影片里，人类，仙族，谁得到了这枚指环，甚至只要是看到了它，谁的思想，心智，就会被它侵蚀，控制。故事的主人公，不是人类，仙族，而是天性中既没有野心和冒险精神，也没有占有欲和征服欲的兔人族。他历经千辛万苦，带着这枚指环到了能毁掉它的地方，却在毁掉它拯救世界还是将它据为己有之间，选择了将它据为己有。在这枚指环最后机缘凑巧被毁掉之后，他说，我的脑海里，终于又有了家乡的潺潺流水，蓝天白云，有了这人世间平

凡美好的一切。只要有这枚象征绝对权力的指环在，他就不可能看到这些美好。这个世界上，最可怕的，是自认为真理正义在握，又拥有绝对权力的人。这样的人，上世纪，列宁算一个，希特勒算一个，发动大跃进前的毛泽东，也算一个。

邓小平为首的共产党，当年搞改革开放，是因为毛泽东搞的列宁主义的现代农奴制，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。怎么改？政治上，搞党政分开，搞党内民主，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，用分权，妥协的方式，减少内部的权斗。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不能动，但是要从制度上想办法限制个人独裁。任期制，隔代指定接班人，刑不上常委的规矩，就都来了。经济上，放弃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，向西方学习，搞市场经济。一句话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。目标明确，全党全国，人同此心。集权体制，将动员社会资源的优势，发挥到了极致。中国经济，真正是其兴也勃焉，举世瞩目，国力和军力提升的速度，同时期没有任何一个民主国家，可以望其项背，仅次于明治维新的日本和上世纪三十年代纳粹德国兴起时的辉煌。

然而，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，黄炎培说的这个倒霉的周期律，也跟来了，经济发展和贪污腐败，在旧文明的金字塔形的组织框架下，是如影随形的孪生儿，双胞胎。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要发展经济，就要让大家得好处。当官的都是无利不起早。所以经济越发达，贪腐越严重。贪腐越严重，官员们发展经济的劲头才越大。刘志军和高铁，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。

改革开放三十多年，到了习近平那儿，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，举世瞩目，但是贪污腐败，却也是到了万民侧目，民怨鼎沸的地步。贪污腐败，严重地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，动摇了共产党政权的民意基础。反腐倡廉，势在必行。如果当时向西方学习，引进民主的政治制度，从根本上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。对中国，这是一个跳出这个其兴也勃焉，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的好机会，但是对共产党，这是一条自取灭亡的路，国民党在台湾，就是前车之鉴。习近平要为共产党续命，就只有用专制独裁来反腐败。于是他就把中国和共产党，带回到了个人独裁的老路上，和西方民主世界，渐行渐远。

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人物，真正知道民主真义的，只有蒋经国先生。我们用他的话，来结束这一节。他说，我为什么敢放弃权力搞民主，因为我深知中华民族深受权力之害，国民党曾有亲身体会，多少人为权力而死亡，以致灾难内战，与大屠杀。把权力交还给大众，一切就会和谐，人祸从此不可能。打江山坐拥天下是封建社会的逻辑，现代社会主权在民，国家不是一家一姓一个党的，人民选谁就是谁。

所以他开放党禁，选李登辉作继承人，用国民党的没落，换来了台湾今天的自由民主。